行朝錄

行朝錄卷之六

章貢失事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吉安府失守督師萬元吉都憲陳賡兵曹王其宊議列柵守張家渡而潰兵勢不可遏陳賡收散亡入贛萬元吉退守皂口惟安遠汪起龍兵三百人時蘇觀生以閣部督師于贛冏御李陳玉楊仁愿兵垣楊文荐兵曹范六吉周遠待詔劉季鑛皆請發師援皂口觀生止發新威營二百人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灘楚師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譟而去

四月六日北師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元吉未數日竟奔回贛贛撫倉皇爭竄元吉欲殺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一日楊文薦自任守城命中書康范生乞師于南雄舊贛督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至

十四日北師至贛閱部蘇觀生率所部退守南康北勢方張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怖恐莫敢即下

二十九日閣部楊廷麟自雩都力促新撫閻總及張安

各營兵四萬餘至贛江撫劉廣允自寧都名募二千人亦至未經一戰俱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劉廣允被執所失士馬器械無算此後援兵益不敢前萬元吉陳賡多方鼓舞

六月十五日吳之蕃張國祚兩營奮勇出戰與北師相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師疑援兵大至遂撤城下之圍退屯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州守城已閱兩月奉詔勞苦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副都御史

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師趙應選胡一清率師素

三千南安同知劉清名引兵三百蘇觀生部下遣師三千粵師餘卒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大司馬郭維經侍御姚奇允名募滇閩兵八千閣部丁魁楚部下遣師四千先後至營於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先是中書袁從諤出募砂兵三千人銓曹龔棻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師四千人留滯南安萬元吉以為必待水師之至并力一戰安危在此一舉王其宜曰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不馴龔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驕子豈能如約八月二十三日將至北師以是夜截之於江上焚巨舟

八十餘兵士被殺者數百羅明受遁去舟中火砲皆落北人列營無不喪氣二十八日北師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滇營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卒

九月三日攻西門北人將登元吉文荐縋死士格鬬之

九日北人據南康

滇廣諸營既潰人無固志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罷卒三百人汪國泰金昌振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贛人二百餘郭維經部下三千餘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內外既單弱給事中萬發祥及王其宖招集鄉勇為不得已之計而參將趙之良

擁衆萬餘於雩都粵西狼兵八千踰嶺亦不即至贛
人登陴日久勉強支吾旦夕
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人獲之以為鄉導夜由
小南門而上鄉勇猶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人大至
城上發砲皆裂遂溜楊廷麟投水死萬元吉出城登
舟已而歎曰一城人吾殺之也巾幘赴水死郭維經
入嵯峨寺焚死此外翰林院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
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期生吏部主事龔棻御史姚奇
允兵部主事于斯昌周瑚王其宖黎遂球柏常青柳
昂霄魯嗣宗錢謙亨戶部主事林琎中書舍人袁從

諤劉孟錡劉應泗贑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汲臨江府推官胡縝知縣林逢春監紀通判郭寧登鄉官盧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與明馬芝貢生楊廷鴻黄尚實胡國偉王所營聲元戴綬諸生段之輝朱長應賴尚祐劉斯鍋等數十人不死於兵火則自縊投水耳此篇全用范康生所記

史臣曰贑州之守與死者皆三百年以來國家之元氣也萬元吉清苦絕倫而自用頗專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聽言不廣郭維經稱下士而遊才太濫贑事三人爲政然皆家平賢者扶危定傾

殆非其所長也

行朝錄卷之七

舟山興廢

舟山四面皆海元爲昌國州昔越王句踐欲置吳夫差於甬句東即此地也今併入寧波之定海設叅將一員以鎮之崇禎間黄斌卿爲其地叅將三年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把總苦于無貲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爲其妻妬死自叅將陞江北總兵南都既亡遁歸

隆武即位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爲海外巨鎮番舶完

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綽長江此進取之地也上善之封爲肅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復上疏乞周崔芝自副斌卿爲人猜忌而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崔芝由是與斌卿不合而歸

乙酉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援得還軍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

丙戌副使荊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嶴斌卿率鄉民殺之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爲民患斌卿乘民之怨造爲流言民單里役斌卿攻本徹遂遇害

六月浙東事敗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監國魯王出海投舟山斌卿不納然名振故與斌卿爲兒女姻其兵勢相倚藉寧國王之明王鳴讌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併其衆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知陸戰不能勝之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師出洋力戰三晝夜不能當國柱顧名振之水營將阮進精於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濤方壯乘之發砲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刦世子元妃而去斌卿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爲海中小盜名振拔之使管水營其德名振

實甚斌卿妬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訐間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未幾而有吳勝兆之事

勝兆守松江之兆帥也頗懷反正之志吳中失職之士相聚幕中為之計畫內以招撫之名結太湖義旅外以蠟書求援於海上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時斌卿已進爵肅虜侯其肅虜伯故印猶在名振請即以其印封勝兆為期四月二十六日丁亥歲勝兆之聚謀者既衆人人謂事成在旦夕肆言無顧忌而

所撫之義旅多不就約束欲陵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刺骨其未經招撫者亦不忌北人而暱就之捕之見勝兆勝兆無以自解輒斧質以徇義旅且惑勝兆中變名振渡海至崇明而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勝兆因海上之失約區畫無序義旅遂劫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兆之部曲既與義旅異志又不見海上之兵視湖中所撫其力易制于是詹世勛矯勝兆之命召義旅次第入斬之畢而執勝兆北人雖治其獄陳子龍侯岐曾沈廷揚徐式穀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牽連入

察北人鞠之長吉自承與詹世勛謀叛非勝兆也北人併殺世勛

丁亥六月斌卿又殺忠威伯賀君堯刼其貲君堯帥溫州嘗賊殺禮部尚書顧錫疇爲衆論所不與溫敗入閩復至溫之王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貲來舟山其標將歐興有隙於君堯潛以告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

十二月攻寧波不克甬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文瓚董德欽王家勤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爲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約義旅之在沿海者王翊其帛書爲偵

者所得鄉紳謝三賓又許夏等以實之夏等入獄而島師始至弑御固無攻城掠地之力徒望内應之成功已享其利耳樓船泊桃花渡仰視城上絶無動靜北人以大砲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搏顙以謝夏等皆論死華夏妻陸氏屠獻宸妻宋氏楊文琦妻朱氏楊文瓚妻張氏

皆自縊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刻意爲保聚之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别給口食初舟山田土大半屬之內地大户至是不敢渡海盡籍以爲官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之意併欲收其一分如土司之法爲不侵不畔之島夷而已

張名振之喪師而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别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别屯於鹿頭兩人皆恨斌卿第弩帑皆在舟山未得間也

己丑七月閩地盡陷監國在沙埕名振往迎之與阮進同扈主於南田旋復監跳所以處監國阮進軍飢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於斌卿斌卿不應斌卿善收海盜用之資其劫掠有黃大振者善劫穫番船數萬金以餽斌卿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所駕危言以動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玫禦之數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櫰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于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俟處分九月二十

四日胥會于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璋朱玟皆約出洋阮進等疑弒卿之逃也縱兵大掠斫傷斌卿沉之水中二女從之死

十月監國駐蹕舟山歷庚寅至辛卯八月發舟山九月北師破其城以巴臣興（或作成功）守之

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英義伯阮駿總制陳雪之（又作陳六御一作雲之）圖舟山巴臣興降

丙申八月二十六日北師復取舟山既駿陳雪之俱赴海死

丁酉北人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海水之間

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史臣曰當閩浙立國之時誠能悉發舟師一屯於舟山一屯於崇明相爲首尾窺伺長江斷其南北之援即需之歲月亦可使疲於奔命矣孫恩徐海以盜賊之智尚能及此而況國家之大計乎逮夫閩浙既亡窮島孤軍亦何能爲以此形勝之地僅以田島結局悲夫

行朝錄卷之八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元福清之榕潭人也讀書不成去而爲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徹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主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藏撒斯瑪王（即薩摩）於諸島爲最强與大將軍相爲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爲盜如

美

故久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緊商舶

乙酉秋隆武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

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

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大將軍慨然約明年四

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

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琦島至東京三千

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修葺以待中國使臣

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

丙戌四月遣參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十一日東行將解

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

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

福州既破鄭芝龍劫衆議降安昌王恭梘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重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望得効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擧動也抽刀欲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

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鎭東之城乃遣其義子林皐隨安昌王恭梘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

戊子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犴

差

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寇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爲不倫矣弑卿于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琦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爲天主敎者入日本日本佞佛敎人務排釋氏且作亂于其國日本發兵盡誅敎人生埋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置銅板於五達之衢刻天主像於其上以踐踏之囊槖有西洋物即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舶載砲而來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于外國京第即于舟中朝服拜哭

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秃頂坐監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卹而使其使臣娶於我國我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還京~~罪人京第還日本致中國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能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由此也孝御假商舶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爲私室每月夜每室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爲乞師而來者見輕于其國其國出師之意亦荒矣

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蕩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琦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舵而南又明日乃進長琦凡商舶至國例發小船識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筴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琦島有三大寺曰

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僧人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者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之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獪多變乃之一島名脹泉者其島無中國人來往不辨詩字之好與醜湛微因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於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爲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爲江西僧第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於是始知爲其所賣也逐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

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玩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多忘武備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史臣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借兵崖山既陷兩國之師同日至遂不戰而返今日之事何其與之相類耶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徒以利害相權如余煌者真書生之見也

行朝錄卷之九

四明山寨

四明山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兵攻破之大蘭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爲山寨也舊矣

丙戌六月浙東師潰某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字飛卿梅溪汪涵字叔度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某

意結寨固守徐爲航海之計因戒二帥聯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某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某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半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爲擊死二帥被焚

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中

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卷北師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爲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軍
合軍杜嶴守胴馮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教
鄉聚團練攻杜嶴破之其別部邵伯倫亦見獲京第
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
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
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向導彼敢行險地如枕
蓆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則
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
收兵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
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
仝

蕭山則石仲房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重典巽時巡方訪惡徒爲故事翊所決罸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皆薦紳講解翊討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可以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壯師方攻吳奎明奎明

力不支而遁北師追奔至河泊所翔捽遇之而戰北師大敗

六月上駐蹕建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副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僅授御史御史在承明時固為顯要而非所論於今日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殊以之相臨恐為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皆以為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

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振名振不樂亦俟王翊之來吾爲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覩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鈐鍵哉山海久不寧有爲北人誅者曰此皆失職之所致茍招撫而官之鮮有不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營敢受招撫者其視此我公踉蹌去

庚寅三月朔朝行在陞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北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
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
聽者翊避之于海馮京第以疾不能行匿鶴頂山爲
其降將所致害於寧城
辛卯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
星墜地野雉皆鳴爲團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
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
句平生忠憤血飛濺于羣虜書畢擲筆以擿海道而

徑出北帥將會定海縶翊以待每日從容束情掠髩修容謂北人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三日北帥畢集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北人見之皆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其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亦日夜勃谿鄰居無不厭之江憐妾而黜遣其妻

妻亦攘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莫不薄其為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反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免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罵丙申江復與沈調倫聚衆四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獲被害江亦病創而卒自此十有九年山無事甲寅冬復嘯聚半載而平然皆偷驢摸犢之賊徒為民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行刧沒失其傳矣

行朝錄卷之十

沙氏亂滇

沙定洲雲南臨安蒙自土舍也父源崇禎間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無子江右賈人萬姓者有女故娼也名聲嬖之遂娶焉生子祚遠已而名聲祚遠俱死歸於沙氏破數家最後乃妻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祚遠相若也定之洲遂兼有蒙自阿迷二司以萬氏爲謀主日告許諸土司以兵掠之滇中撫按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既盛遂輕黔國可取而代也

乙酉與武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約汝以武定叛黔國
必調我合兵攻之諸司莫敢難吾者吾必奎如約國
公發諸司兵檄蒙自二千定洲以吾（五）千赴之至則必
奎已擒定洲大失望會黔國公家奴阮韻喜徐中和
有異志叅將張國用都司袁士宏亦怨黔國公二憾
客告黔國定洲許為內應當是時諸生于朋錫饒希
之用事黔府中恣為不法大橫兵官李天植征武定
回有二妹殊色朋錫奪之天波既犒定洲畢疏題叅
將十二月朔日食天波不受謁二日定洲入謝阮奴
伏甲於內沙兵譟於外以誅于朋錫為名縱火沐府

天波持印踰垣出走母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
天淵皆遇害定洲刼巡撫吳兆元具題言沐天波叛
沙定洲起兵定之應以定洲代天波鎮守雲南兆元
不可拘之别室奪其印以偽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
府事
丙戌春發兵圍天波於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臣楊畏
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懼截軍彌
勒陳陽泥關四將軍以兵五萬要之沙兵大敗四將
軍者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是也皆獻賊部
曲張獻忠伏誅去偽號欲迎黔國公以輔王室既入

曲靖值隆武皇帝遣太監孫興祖調汲兵入衛四人
謂興祖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奬亂
也不如討平沙逆迎還沐國使之引兵東向興祖然
之傳檄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袞以寶適
丁亥四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喜袁士宏檻送楚雄
伏誅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不犯定洲據省
凡五百五十日五月李定國帥師向臨安庚戌至壬
戌拔之改阿迷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
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六月四將軍入迤西畏知
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之上坐以爲同奬王室

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於天波七月壬司龍在田許
秉彝奉降八月廿八日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
知府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忠
顯至營曰但常守永昌足矣不敢望復故位劉文秀
謂諸人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
子歸以二十騎送之悉返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
遂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堦而上忠顯視之愕然謂
其父曰此即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同
兩將軍還滇車裂于朋錫徐中和以謝國人文秀隨
引兵討偪草重偪草童者宝洲之老象也有九山最

險嵩名溪爲其外巢曰大茳寮目黑老虎據之其戰口衝雙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圍之久不下定國益兵往誅黑老虎十月四日嵩人多出降遂破之執定洲萬氏以歸磔之

史臣曰沙亂由於萬氏滇人疑其爲夏姬乃獻俘魋墨奇醜莫不大笑嗟乎亡國者何必褒姒驪姬哉

行朝錄卷之十一

賜姓始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爲夷女原名鄭森宏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丰采掩映隆武皇帝即位入朝年纔二十一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

初芝龍之爲盜也所居爲泉州之東石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爲事芝龍以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乾沒之遂召募無賴

盜於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受巡撫沈猶龍招撫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爲妻凡爲日本贅壻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石遂爲富人甲於全閩第宅縱橫數里猶龍母生日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盌猶龍嘆賞復進一枝製生犀黃金爲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時南安有苟蘊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强苟蘊先亡香恃衆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於五虎門外之交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第芝虎勇甚望見香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皇急莫敢縱兵香

亦勇格虎兵羅豎之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皆死之龍既併其衆勢益强盛江右鄭維璉爲巡撫思欲衰之然無以爲計也宏光時封南安伯及勸進陞武封平虜侯進平國公北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六百艘乃爲洪承疇所誘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可回單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

丙戌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羣臣於烈嶼 設高皇帝神

位定盟恢復

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震五月於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七月合定國公鄭鴻逵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印之

戊子閏三月同安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縣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反八月同安破葉翼雲及鎮將邱進金裕皆死之知永曆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

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爲延平王始稱永曆三年
六月漳浦守將納欵
庚寅成功南下
辛卯二月泉州偵厦門單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咸
避於梧嶼成功自南返泉者襲者始退十二月攻漳州
浦知縣某出降
壬辰正月守將赫文興舉城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赴来
援敗之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縣
七月七日陳錦爲其内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
首來降八月刑部侍郎王虜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

帝在彼爲僧繼而遣使至厦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

九月北師金師援漳島師失利

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隆武帝今雖五指山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勅驗示卒不可得五月金師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孟敎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

甲午四月新朝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山剃髮不受潮州復陷十一月發水陸師隨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小縣降者九獨龍巖不

下焉泉屬七縣降者六

乙未正月破傈遊攻凡半月四月援粤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六月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寧三縣命峻揭城毀澄普十一月舟山巴臣與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風至是方抵城下十六日北帥再遣使議和

丙申還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曆十年大統歷以年前有戎事也台州北將馬信棄其城納降於山二月降將馬信馮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五月十日粤師

失利歸斬其將蘇茂閏五月改厦門爲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將康椎不從斷其手得縋城出七月五日以勇忠侯陳某爲思明州守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於南臺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於教場奪馬二十五疋擒延平叅將張禮八月四日復連江二十六日舟山陷摠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死

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災

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二月徐孚遠泛海由交趾

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得過遂返厦門後厦門破孚遠遁跡爲北帥吳六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北伐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了不畏避軍士競逐之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舶自相撞擊義陽王某溺焉於是返旆

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旅爲前驅入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帥出禦潰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泝長江未

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
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七月捐卒七人掠江
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蕪城上游
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
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
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
昌宣城寧國涇縣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婁建
德石埭青陽虹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
平州則廣德無為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而
下游之常鎮屬縣亦待待而皆為降計其時有大帥

單騎而逃飯於郭店店惟一老嫗大帥惶遽問曰今代何如老嫗不知其爲大帥也合掌向之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而諜而諜知島師踈放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士卒釋氷而嬉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灶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島師大敗總兵甘輝等死之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惶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

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途遇紅夷船

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値大旱民飢上下無策文燦向鄭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爲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爲紅夷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煆之化爲石灰融結一塊其門戶澎湖澎湖水

淺地勢低下海舶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火砲擊城城不受砲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堅水自上而下繞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船遷國成功王其地辛丑卒子錦嗣甲寅三月福藩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入擂漳泉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戊午精忠降猶稱永歷二十八年錦于庚申仍歸臺灣癸亥錦

各

卒子克塽嗣立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兵潰降於
清得授世爵云
史臣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爲立國之計張
司馬作謗誚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虬髯曰閫
師原將畧壘守亦戎風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
黃綺總堪疑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牀皂帽亦徒
然即有賢乎鄭氏者亦不過齊之田横徐市之閒
某以爲不然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絶矣而
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在昔
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名公周公二相行政

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係於厲王下不係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之統絶也以此爲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矣獨怪吾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某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説以處此

行朝錄卷之末附載

江右紀變

太倉陸世儀道威述

金聲桓者關東人左良玉之總兵也乙酉春寧南卧疾其子夢庚舉兵內向以清君側爲名破九江屠之寧南憤死四月猝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焉已而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爲總兵江西王體忠副之王體忠者故闖賊帥也河南人少美姿容善騎射闖賊愛之予以兵所向無敵至是闖賊戰敗於潼關師盡潰體忠降因以爲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甚結爲兄弟因以兵徇江西時江西自省城而外多堅守不下

鄉紳之倡義協力者亦所在團結楊廷麟萬元吉守
吉安招西路傅鼎銓揭重熙守建昌招東路尤稱嚴
辨金王一一皆擊破之殺益王至八月剃髮令下聲
桓率兵士皆剃髮時體忠方徇傍邑歸馬上裹京幘
簪金珀簪顧盼自矜聞剃髮令下甚愠有不奉法意
時聲桓與體忠坐南北察院開便門通往來相去不
數武聲桓乃邀體忠議事體忠以二十騎往與聲桓
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裂其尸為五二十騎遂入格
鬬殺數人二十騎亦死體忠之兵通營皆譟兩營合
鬬於南昌城中砲箭所及傷居民無數縱火焚民居

幾千百家先是體忠徇吉安獲七象遂以巷兵巷戰象兵所至人馬皆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兵輙伏地頓鼻不敢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贊桓以王兵驍勁敢戰恐其爲後患命有能招體忠兵者以其職與之體忠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種號王雜毛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贊桓納之啟爲副帥與俱鎮江西時新建有諸生殷國楨者氣節士也不從剃髮令乃以帶繫髮鬖鬖覆腦後南走閩中上書隆武帝乞勅書劄印日夜馳四方所至連結山澤忠義之士凡數十百人與王德仁部下王禹門契厚日夜說

禹門反正禹門復說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遼人章于天撫江西性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見之兩帥頗不安四年丁亥按臣董來尤貪鄙無狀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劄委總兵耳吾自朝廷來未聞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恐遂益納金而德仁者其所部曾殺益王得王府金寶無算董故知之尤謾罵德仁德仁納黃金千兩董猶未饜具疏聞于朝擬斥之撫臣徵復其言於聲桓聲桓設酒語德仁曰汝禍將至矣盍避諸德仁請故聲桓不答德仁固以請聲桓為道其實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

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獲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意反正爲酒名聲桓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曰凡與我同心反正者去其髮辮軍中皆盡去須臾髮積如山聲桓不得已與德仁謀曰若果爾將安歸德仁遂名禹門謀南向時閩中隆武已敗散帝於廣者永歷也禹門率國楨上聲桓平南大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皆黃金方廣五寸聲桓意遂決亦命衆去髮辮執按臣殺之因撫臣凡滿人之在城者殺皆無赦舉義旗稱永歷二年旬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聲桓糾

其衆凡八十餘萬人以舊紳姜日廣爲閣部共謀所向時警報至江寧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欲動或謂聲桓今日之事宜乘不備地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當自簡合郡精甲以全力直下金陵則金陵必破即未必破而大江南北必有起而肆應者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贛州爲兩廣咽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年王守仁擒宸濠之事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高傑舊將楊興柯也見聲桓等稱公稱侯謂宜有封爵相及卒得檄文乃大怒謂吾輩舉大事寧不值一片紙乃欲降虜相待我與

若輩皆同伍今汝懸斗大將軍印我降將爲汝麾下士耶焚其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謂此其將欲邀賞爵之故也宜急予勿吝聲桓謂始事不可以示怯卒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南贛時德仁所部士往往多銀鎧以金飾額狀若天神馬肥卒强道旁觀者莫不嘆羨以爲中興可立俟也德仁旣去聲桓在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略地聲桓不許惟日糾簡鄉壯時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弟聞義旗起皆相率團聚以圖富貴鄉邨坊落凡有富名輒借名索餉恣咬酒食及聲桓下令料簡俱集城中一時軍令嚴迫莫

敢擅取民間物而所招集之人初無餘資聲桓又不發餉數日之後漸見飢疲有散去者而曰廣諸人素不習兵事聲桓亦無遠略識者已知其不能有爲矣而德仁攻南贛不克聲桓恐遂自發兵攻之南昌留其大廳宋奎光居守初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脫者不數十日至北都北都遂疾發兵使譚固山名泰督之凡三千皆精騎風馳至江右屯七里鋪去南昌止七里而向來欲動之人心皆持疑不發大廳宋亦能軍與北來兵戰兩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兄金大欲獻城大廳宋覺之執訴於聲桓之母斬

而懸其頭於城人心稍定已而聲桓自贛歸欲入城大廳宋謂之曰吾教爾兄吾未知爾心如果能爲明者汝當與清戰戰捷之後可相見也聲桓遂與清戰亦殺北兵數十人遂開門入而聲桓自此無鬭志矣未幾德仁亦自贛歸併力固守時城中兵號四十萬精甲尚數萬譚固山圍之亦爲嚙指或謂金王宜悉衆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俱富無鬭志惟日居城中搜括金帛子女觴宴爲樂金王之子弟親戚皆爲顯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集攻具益備金王不得已乃商出戰而兩營莫肯先乃議同日出金營

步兵居前爲火攻營劉一鵬兵皆持筅背復火箭後行持火繩出戰次第皆然若敵騎來突則筅如林立不可犯亦勁卒也繼之爲王營馬兵而聲桓德仁則率諸營兵爲後勁至清兵所屯營將二里聞營中寂無聲王兵易之分劉帥步兵居兩旁而馬兵徑撲其營則空營也急抽兵欲歸而城中方發兵出繼兵多不能速出又爲歸騎所衝壅塞不成行列清以精騎伏道傍民舍中乘其亂猝擊之五騎爲一攢四面横突矢發如雨遂大潰金王兵出不意不能成列砲矢皆不得發鎗皆竪擎束手莫展死者十餘萬人是後

也蓋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於外故清得爲備云而清亦慮城兵勁乃仿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陸路爲長濠三道皆驅兵起土即累土爲城晝夜圍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拆屋伐木爲撒星樁以鎖江流亦三道上蓋木板藉以泥草人馬通行城中坐視莫敢出矣惟日望四方之救令日廣作書與其門生故吏時聲植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尚有七副總而各山忠義之士亦所在屯聚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糧至城下者皆爲清兵擊却城上惟日望見塵起大箭交射砲聲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矣有郭天

才者亦金副將所部步兵皆長鎗敢戰獨率衆至南昌城下數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後援且城中莫有應者終敗没長圍遂合自五月至七月城中飢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童子手持長香念波羅蜜賦不戰自敗金王與曰廣俱信之稱爲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破德仁又惑武都司之女䟽於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即剃髮爲僧人皆稱其有王佐才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爲盟主羅拜求策孝廉曰今日之策當

於死中求生耳而諸將卒皆以金帛妻子故莫肯戰誠能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鬪猶或有生路不然吾不能爲若謀也金王諾之令出諸將卒皆怨欲殺孝纂孝纂懼去而城下之圍益急城中飢甚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爲食矣呼人爲雞有孤行者輒攫去烹食棄骸於道髑骨皆無完者食臘故也有獻策者謂宜遣飢民出降使就食可通外問聲援而清師獲飢民輒殺之獲兵皆不殺使周呼於城曰生路絕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苦同盡盡出降譚固山待吾以不死也兵益懈發火器者皆不用

鉛彈清兵因急攻之凡兩晝夜砲聲不絕內復有應者清兵遂攀堞而登聲桓遂赴水死德仁曰廣皆被殺殷國楨者受永曆劉為兵部職方郎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乞師於寧州寧州副將鄧東陽亦金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固山不屈死南昌遂陷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凡一載南昌合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初聲桓之殺王體忠也江右列郡義師所在屯守海內之衆不便於剃髮者如蜩斯沸聲桓不乘此時反正而顧與德仁宣力効忠誅鋤忠義至三年之後大勢畧定乃以小忿猝起圖功又不能奮

臂疾呼作大江南北之氣而退爭庾嶺示弱天下首
鼠不出坐困孤城為淮南三叛之續悲夫
傅鼎銓撫州臨川人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
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
昌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為犄角金王攻克之鼎銓
走入廣信山中不能獲鼎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
浴佛日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鼎銓與焉清
諜知之遣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踪跡得之傅作詩
云浴佛傳名日孤臣殉節時蘇矜羈彩鳳羶犬獲靈
麒斷頸玉寧碎剖心山不移早留巾履在昭取漢成

儀撫按諸臣俱勸之降鼎銓發不答在獄幾閱月巾服如故朝夕賦詩不輟或欲爲剃髮鼎銓曰待留此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音衆皆爲涕泣鼎銓揚揚如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行矣語左右我不畏死不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化門幾數里道旁觀者如堵莫不泣下鼎銓不爲動臨城橋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鼎銓叱曰自被獲以來爲誰屈膝者乃令曰欲我跪耶行刑者因請坐鼎銓徐諾坐橋上以手整衣領伸頸待毋行刑者俱手顫墮淚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也乙丑進士初任歸德府推官

行取入京後督師揚嗣昌薦舉軍前贊畫宏光時擢兵科乙酉清兵至宏光出亡元吉書西京月數首於南京四牌坊上即南還與楊廷麟同起義師於吉安師敗城陷退守贛州金王攻克之與廷麟俱不屈而死西江月猶記其二其辭云可惜青山綠水委同白草黃沙羣奸誤國死猶餘有恨杜鵑難化蹈海魯連辟世歸湖范蠡辭家重來改作別生涯一艇鄱陽東汊又曰壯志寧堪左衽同仇莫賦無衣羊裘獨自上漁磯敢曰昨非今是適意魚蝦可友忘機荇藻偏肥浮家無可去來歸傍灣上蒹葭秋水